

你去爱世界， 我来爱你

君约 | 著

JUNYUE
WORKS

「公路文」代表作品，万千读者口碑相传的暖心力作
沉稳深情的编外消防员，爱撩人的失聪漫画家

他温暖且幽默，他引你穿越孤独
他令人着迷，他令你理智，令你安静，也令你清醒
这世间最美好的爱情故事，莫过于此

经久不衰的青梅竹马爱情，别样浪漫温情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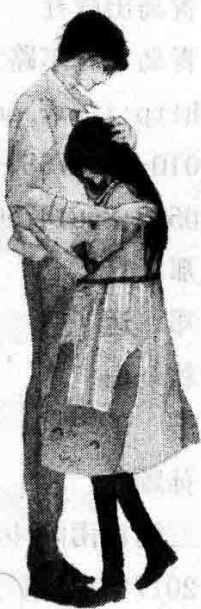


JUNYUE
WORKS

君约
著

你去爱世界， 我来爱你

原名《繁简》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去爱世界,我来爱你 / 君约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-7-5552-4806-4

I. ①你… II. ①君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9927号

书 名 你去爱世界,我来爱你

著 者 君 约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

责任校对 邓 运

特约编辑 秋 山

装帧设计 千 千

照 排 孙顾芳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

印 张 11

字 数 21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806-4

定 价 35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 畅销·青春文学

你去爱世界，
我来爱你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- 第 一 章 重逢 /1
- 第 二 章 繁简 /21
- 第 三 章 领证 /41
- 第 四 章 招惹 /65
- 第 五 章 纠缠 /84
- 第 六 章 嫌隙 /100
- 第 七 章 误会 /123
- 第 八 章 疯了 /141
- 第 九 章 受伤 /164



你去爱世界，
我来爱你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 十 章 过年 /187

第 十 一 章 交心 /208

第 十 二 章 春暖 /227

第 十 三 章 千里 /250

第 十 四 章 团聚 /275

第 十 五 章 你我 /296

尾 声 /334

番 外 一 哥哥 /335

番 外 二 我的家 /343





第一章 重逢

进机场前，倪简放在风衣口袋里的手机一直贴着她的大腿振动。

程虹大概要气爆了。

倪简这样想着，摸出手机，等它不振动了，飞快地按了关机丢进包里。

收件箱里几十条未读信息被彻底无视。

下午四点，航班抵达北京。

睡了近十个小时，倪简头昏脑涨，从T2楼走到T1楼，半小时后坐上飞往C市的班机。没过多久，机组广播通知发生机械故障，飞机要返回停机坪进行检查。倪简问了身边人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

这一折腾就耽搁了两个多小时，这趟班机取消，倪简被安排乘坐八点半的航班。

夜里十一点，到达C市云林机场。外头在下雨，风也有些大。

在倪简的记忆里，5月的南方是温暖的时节，但现在她冷得打了两个哆嗦。

她扣上风衣的扣子，左手拉小拖箱，右手提着一只米白色布袋，一路小跑到高架桥下。就这么一会儿，脸上全是雨水，风衣湿了一半，只有紧抱在怀里的布袋幸免于难。

倪简拿下小背包找手机，摸了几圈没摸到，她又仔细翻了两遍，确定手机真的不在。

她回想了一下，上次看到手机还是在西雅图机场，这之后她没碰过

背包——

不对，转机后她从包里拿过一本书……

倪简站了几秒，伸手抹掉脸上的雨水，开始找车。

这个时间，这种天气，别说出租车难找，连黑车都供不应求。倪简一连锁定了两辆出租，都是她还没走过去，就有人钻进去了。她只好把注意力放到黑车上。

不远处并排停着几辆车，司机站在车外拉客，热情得吓人。

倪简犹豫了一会儿，朝最角落的一辆黑色车走过去。她先绕到后面，看了下车牌，默默记下。这是她的习惯，可是这次记完后她才想起手机丢了。

那车停的位置不显眼。倪简过去敲车门时，驾驶座上的男人正在打电话。

“嗯，她没回信息，还是关机……倪叔，你不要急，可能改签了……嗯，好，我先回去。”

倪简敲了好一会儿，车窗开了，她看到里头是一个男人。光线偏暗，倪简看不清他的脸，也没仔细看，反正能看到嘴唇就够了。她张口问：“你好，信宁区去吗？”

男人愣了一下。

倪简站在那等他点头，她有很大的把握他会答应。像这种天气还跑机场来拉客，必定是很想挣钱的人。可是等了好几秒，男人还是没作声。

桥下虽然淋不到雨，但倪简头发和衣服都是湿的，风吹过来很不好受。她又打了个哆嗦。

“我会多给你车费。”她说。

男人看了她一会儿说：“你上来吧。”

倪简看见他嘴唇动了几下，松了口气，赶紧打开后车门，把小拖箱提进去，然后把手里的布袋放到后座上，人跟着坐进去。

“到七树路经纬公寓。”说完她想起这是黑车，而他也并非专业的出租车司机。

“你会走吧？”倪简问。

男人嗯了一声。

倪简见他没反应，直起身子又问了一遍：“你认识路吗？”

男人终于转过头看了她一眼：“我住在信宁区。”他说完发动了车子。

他刚才转过脸时，后面的车灯恰好打过来，倪简不仅看清了他说的话，也看清了他整张脸。

长得挺周正的。尤其是眼睛，深黑清亮，不是那种憨厚老实的模样，但也没让人觉得像坏人，挺可靠的样子。

倪简放心地靠着后座，望着黑漆漆的窗外。

后来，倪简是被拍醒的。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睡着的，明明在飞机上睡了那么久。

“到了。”面前的男人对她说。

倪简没看清他说话，发现车停了，揉了揉眼睛：“到了吗？”

男人点点头。

倪简转头看看外面，雨好像停了，路灯照得地面透亮。她从车里钻出来，看着他的嘴唇，问：“几点了？”

“十二点半了。”

“哦。”倪简把箱子拿出来，又拿起被自己压成枕头的背包。

“谢谢你。”她从包里拿出三张，递给他，“够吗？”

“一百就够了。”

倪简觉得她没看错，这男人的确挺老实的。她说：“我说了要多给你车费的。”

“不用。”他从倪简手里抽了一张，转身往驾驶座走。

男人关好车门开车走了，倪简仍然站在那里没动。

差不多过了半分钟，她回过神，脑子里仍记得刚刚那男人的背影。

苏钦。

这个名字在倪简的齿缝里碾了一遍。倪简使劲咬了一下嘴唇，痛感让她迅速清醒。

只是个相似的背影罢了。

倪简拖着箱子往小区里走，走了两步，发现了不对——她的袋子呢？

倪简进了小区，上楼，按了门铃，过了几秒，门开了。

穿着鳄鱼睡衣的人站在门里，肤色白皙，短发，偏瘦，身材高挑，雌雄难辨。

倪简吁了口气：“小天。”

“怎么搞成这鬼样？”被称作“小天”的人一张口，嗓音就出卖了她。

她是个女人，全名梅映天，圈里人喊她小天。

“短信不回，电话不通，不是说有人接你？”

梅映天看起来很生气，但还是立刻伸手把倪简的拖箱拎进去。

十二公斤的箱子在她手里像一袋面包似的。倪简跟在她后头进门，踩过泥水的短靴在干净的地板上留下脚印。她蹬掉靴子，穿着袜子踩在地板上。

“作什么作？”梅映天从玄关的鞋柜里拿出一双灰白色拖鞋，“穿上。”

倪简很听话，穿上鞋走到沙发边，脱了风衣靠上去。

梅映天倒了杯热水递给她。

倪简摇头：“不想喝。”

梅映天把水杯放在茶几上，坐到沙发上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画稿丢了。”

梅映天皱眉：“哪儿丢的？”

倪简把这一路上的糟心事跟梅映天倒了一遍。

梅映天听完就问了一句：“车牌号记不记得？”

倪简一顿，猛点头。

事情一下子变得很简单。

倪简知道梅映天很厉害，但没想到这么厉害，第二天一早，她刚起床就在冰箱上看到便笺，上面写了个地址。

倪简心情甚好地吃完了梅映天给她留的早餐汉堡，换上衣服就出门了。她要去找那个阳光汽车维修服务中心。

倪简虽然在C市出生，但她幼时一直住在城东，对城西这一片不熟，四年前倒是跟着梅映天偷偷回来过一次，但只待了三天就被程虹派过来的人逮回去了。

那三天里，她只来得及见倪振平一面。

想起倪振平，倪简发现自己忘了一件事。昨天她的手机丢了，她到现在还没跟倪振平联系上。

也许，他会担心的。

她在小区门口想了一会儿，走到旁边的小超市借了电话，拨出一串数字。

倪振平的手机号换过好几个，她记不清楚，只有这个号码她从来没有忘记。

那是家里的座机号，仍然和十八年前一样，没有变过。

倪简七岁离开那个家，之后两年她偷偷往家里打过很多次电话，虽然每一次都要让胖胖的便利店老板娘帮她听电话，但她很满足。

这样的事持续到十岁。

那年6月1日，程虹给她生了个弟弟，全家都很高兴，她在被窝里哭了一晚，第二天放学给倪振平打电话。电话是打通了，但老板娘告诉她那头接电话的是个女人。从那以后，倪简再也没有打过。

直到四年前，倪简回C市，她让梅映天帮她打电话叫倪振平出来，那次见面后，倪振平把手机号留给她，自此他们恢复了联系，父女俩偶尔会发几条短信。

倪简耳朵听不见，发短信已经是最方便的远程联络方式了。

但现在这种情况就不行。

倪简拨完号码就请旁边结完账的一个年轻女孩子帮她听电话。女孩了解情况后，既诧异又同情地看了她两眼，倒是很乐意帮忙。

电话接通后，女孩儿用唇语告诉倪简是个女人。

倪简说：“我是倪简，我找倪振平。”

女孩对着话筒转述：“这边是倪简，她要找倪振平。”

那头的女人似乎愣了一下，隔了一会儿才回话：“他不在，闺女生病了，他在医院陪着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女孩如实告诉倪简。

倪简顿了一下说：“我没什么事，就是告诉他一声，我已经回来了，也安顿好了，昨天手机丢了，没联系上他，让他别担心。”

话传过去后，那头的女人说了声“知道了”。

倪简把电话挂了，跟好心的女孩道谢，付了电话费就离开了。

阳光汽车维修服务中心在林浦路，其实就是个修车铺，属于老城区，这两年正在改建，所以环境很糟糕，到处都能看到拆迁队的半成品。倪简绕了两圈才找对地方。

她抬头看着顶上掉了几块漆的蓝色招牌，跟便笺上的店名比照了一下，然后往店里看了看，发现这招牌好像有些高大上了。

她走近，看到了昨天晚上那辆黑色车。

旁边一个在洗车的年轻人看到她，过来问：“小姐，洗车还是修车？”说完往她身后扫了一眼，发现没有车，他挠了挠脑袋说，“还是您要租车？买二手车？”

倪简摇摇头：“这车是谁的？”

那人愣了一下，顺着她指的方向看了一眼，说：“哦，这是我们老板的，您看中这辆啦，这辆不卖的。”

倪简说：“我不买车，我找你们老板。”

那人疑惑地打量了她一眼：“我们老板不在。”

倪简皱了皱眉：“那我能看看车里吗？”

“这……您想看什么啊？”年轻人有点为难，“我们老板很宝贝这车的，平时除了陆哥，我们都摸不得。”

“我昨晚坐过这车。”倪简说，“我落了东西，想看看在不在里面。”

话一说完，她就看到那人张大了嘴巴，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：“您昨晚坐这车啦？您跟我们老板是……是……”

“我能看吗？”倪简打断他。

那人上下打量着她，几秒后，仍是为难地说：“那个……您等会儿，我问问陆哥。”说完转身跑了两步，冲着不远处的棚子喊了一声，“陆哥，这边有事儿，你来一下！”

倪简远远看到那边大卡车下爬出一个人，他穿着深蓝色的工作服，大步走过来，离她越来越近。倪简看清了他的样子，眼皮抬了抬。

陆繁一路走来，也认出了倪简。他很快走到近前。

倪简看到他脸上都是汗。在日光下，倪简发现他的肤色其实是有点偏黑的。但这并不让他显得难看。那双眼睛比夜里更吸引人，乌黑，深邃。他很高，腿也长，看得出身材应该不错，肩是肩，腰是腰。从背后看，应该更好。

倪简莫名想起昨夜的背影，她眼皮一跳，陡然回神。

小罗看到陆繁过来，凑近了说：“陆哥，她要看老板的车。”

陆繁抬眼朝倪简看过来。

倪简说：“你记得吧，我昨晚坐你车的，我有个袋子落了。”

陆繁没有说话。

倪简急于拿回那袋画稿，走近一步，又问：“还在车上吗？”

陆繁摇头。

“那在哪儿？”

陆繁看了她一眼，沉默两秒，转身往刚才的棚子里走，返回时黑乎乎的手套不见了，他手里多了个米白色布袋，正是倪简丢的那一个。

倪简走过去，脸上的表情松下来，竟有了一丝笑意：“就是它。”

她伸手要接，陆繁没给。倪简不明所以。

陆繁抬眼，看着她的眼睛说：“坏了。”

倪简眼皮跳了一下：“什么坏了？”

陆繁递来布袋，倪简接过来，打开看了一眼，脸色就变了。

“这是谁干的？”她的声音一下子冷了，一旁的小罗吓了一跳。

“啥东西坏了？”小罗凑过来，抻着脖子朝倪简的袋子看，“咦，这不是早上兜兜玩的画儿吗？是你的啊。”

倪简盯着陆繁，整张脸都是冷厉的：“兜兜是谁？你儿子？”

陆繁没答，小罗抢着说：“是我们老板的儿子！小孩不懂事，瞎玩，跟陆哥没关系。”

“怎么没关系？”倪简脑袋里轰隆隆的，肺里一股火往外窜，“车是他开的，开黑车就能随意处置乘客遗失的物品？我不知道有这样的道理。”

她低头又看了一眼那袋纸片，更觉得烦闷：“你有什么权利把我的东西给小孩玩？”

陆繁没说话。

小罗看她说话这么冲，有些听不过去。他觉得这姑娘人长得挺好，但心有些小了。多大事儿啊，这么大火气。

“又不是陆哥撕的，放在那里被小娃娃看见了，不就玩起来了么？就是几张纸，没那么严重吧？再画一遍嘛，大不了赔纸给你。”小罗嘟囔着，“再说，陆哥什么时候开黑车了。”

倪简冷笑一声：“怎么赔？我画了三个月的原画，就是照着摹都不能让每个分镜、每个表情一样，更不用说毁成这个样子，我连台词都还原不了，他拿什么赔？”

小罗张了张嘴，像是没怎么听懂，怔怔地看着她。

倪简突然泄了气。她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。

小罗扭头看陆繁：“陆哥，你看这……”

话说一半，看到倪简走了。

“哎，小姐——”

小罗喊了一声就打住，看到陆繁跟过去了。

倪简走到马路上，想拦车，高大的身影追上她。他站在她面前，日光都被挡住。

他说：“如果粘回去，你能摹吗？”

倪简仰头，眯眼看他的脸。他说完话就抿紧了唇，薄唇平平的，线一样。

倪简扯着唇：“粘回去？”

陆繁点点头：“你给我点时间，我粘好这些。”

要不是倪简现在心里极度沮丧，她几乎真的要笑了。

她觉得这男人真有意思。糟蹋成这样，他说粘回去？

“你要多少时间？”她勾着唇问他，明明心里觉得好笑，口气却是认真的。

她对这个开黑车的男人有点兴趣了。

陆繁认真地想了一下，回答：“五天。”

倪简眨了眨眼：“好。”她从包里掏出一支笔递给他，左手掌在他面前

摊开。

陆繁看着眼前白皙的掌心，顿了一下。

倪简淡淡地说：“你的号码写下来。”

陆繁看了她一秒，接过笔，从工作服裤袋里摸出一个瘪瘪的烟盒。里头还有一根烟，他抽出来咬在嘴里，低头在烟盒上写下号码。

陆繁把烟盒递给倪简。倪简看着他，不接。

陆繁把嘴里的烟拿下来：“号码。”

倪简皱着鼻子：“我讨厌烟味，不要这个。你写这里。”她白白的小手在他面前晃了下，仍将掌心对着他。

陆繁盯着她看了几秒，她的表情很严肃，眼神认真，不似故意调笑的模样。

他握着笔，低头在她白皙的掌心写下十一个数字。

圆珠笔在皮肤上划过，有些疼，有些痒。

倪简一下没动，直到他写完。她从陆繁手里接过笔，把怀里的布袋给他。

“时间到了我找你。”她说完转身就走了。

看到陆繁拎着袋子回来，小罗走过来：“陆哥，她怎么把这碎画儿给你了，不是挺宝贝的吗？”

陆繁站在那儿，手里那根烟放进嘴里，点着了。

小罗心里咯噔了下：“她不会真让你赔钱吧。”

陆繁没说话，小罗当他默认了，有些急了：“这姑娘怎么这么小气，几张画嘛。”说完一拍大腿，“对了，石头哥那个弟弟不也是画画的吗，要不咱们找他画几张赔她算了。”

“不一样。”陆繁吐了口烟，“她画漫画。”还是恐怖漫画。

“漫画？”小罗挠挠头，“很难？”

陆繁嗯一声，没再多说，笔直地朝着车棚走去——修了一半的卡车还在那儿等着他。

梅映天深夜回来，倪简早就洗完澡窝床上了。梅映天喊她起来吃夜宵。

倪简穿着吊带睡裙走出来，头发跟鸡窝没两样。梅映天从裤兜里摸出个手机丢她面前，倪简拿起来划拉两下，里头已经装了SIM卡，只有梅映天一个联系人。

倪简想起什么，跑冰箱旁看了眼便利贴上的号码，存进手机里。输完数字，到联系人姓名那栏，她顿了一下——她不知道他的名字。想了想，她点了几下，存储完成。联系人里多了一个：开黑车的。

倪简存好电话，转身，撞上梅映天一马平川的胸膛。

“谁的号码？”梅映天仰了仰下巴。

倪简说：“就是那个开黑车的。”

梅映天问：“画稿拿回来了？”

“还没。”倪简说，“我过几天找他拿。”

梅映天点点头，没多问。

倪简说：“你什么时候去比赛？”

“21号。”

“所以最近都不陪我？不给我做饭？”

梅映天嗤声：“倪三岁。”

“我以为这是做你女朋友的福利。”

梅映天挑眉：“我什么时候有女朋友的，我怎么不知道。”

“是吗？”倪简笑了一声，把桌上的平板拿过来递给她。

梅映天刚看了标题就皱眉，是个豆瓣的八卦帖——

“818犀利怪咖小天和她的漫画家女朋友……”

倪简在一旁好整以暇地看着梅映天纠结的表情：“看到没，他们说你挺爱我的。”

梅映天额角直跳：“你没事看这种东西？”说完，把平板丢回给她。

倪简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别说，当故事看还挺有意思。”

梅映天白了她一眼：“这要是呈到你母上面前，你还觉得有意思吗？”

这句戳得真狠。倪简嘴巴嚅了嚅，想说什么，最后只是哼了一声，像不屑，更像无奈。

自从梅映天两年前公开出柜，在程虹嘴里，倪简跟梅映天的关系除了

“变态”，没有别的形容词，即使梅映天曾经救过倪简的命，即使倪简跟梅映天之间是十分纯洁的友情。

程虹不管这些。她像个固执霸道的女王，一厢情愿地要救自己的女儿。

倪简曾经一天之内见了十二个男人，都是程虹为她找的。当时的架势，似乎只要她点头，程虹就能立刻为她 and 其中某一个男人举行婚礼。

那天，倪简气笑了。

倪简想，程虹或许不在乎她喜欢男人还是女人，也并非真的关心她幸福与否，程虹大概只是单纯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是个同性恋罢了。毕竟，程虹是个非常自负的女人。

意识到这一点，倪简再也不想跟程虹解释。当然，她也不听程虹的话。

梅映天提起这事，倪简才有些意外地发现这次程虹竟然没派人追过来。算一算，她已经一周没跟程虹联系了，所有烦人的短信随着那个丢掉的手机不见了。

这种脱离掌控的感觉，比想象中要好。

梅映天出去集训的几天里，倪简一个人过日子。她不做饭，不出门，只叫外卖，画稿毁了，她什么正事也不做。

第四天晚上，她想起该给那个开黑车的发短信了。她的短信很简单，开门见山。

——我明天去找你拿画稿。

半分钟后，手机振动了一下。

——我不在。

倪简：你跑了？

陆繁看到倪简回的三个字，有些好笑，他点了呼叫，觉得还是打电话方便一点。

他很少发短信，也不喜欢发，因为浪费时间。

电话里嘟了三声，没有人接，过了一会儿，冰冷的女声提示：“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”，陆繁知道是对方把电话挂了。

这时，短信提示音响了——我接不了电话。

陆繁想想也觉得他刚刚贸然打电话过去确实不妥，也许她所在的场合现

在不方便讲电话，也许跟她一起住的人已经睡着了。

他编辑短信：我没有跑，明天不去那儿修车，明天晚上我拿给你。顿了一下，加了一句，你还住经纬公寓吧？

发过去没几秒，收到回音——对，经纬公寓4-502。

陆繁觉得她回短信的速度快得有些离谱。

看完短信内容，他又觉得这女人有点没脑子。就这么把门牌号告诉陌生人，连起码的警戒心都没有，可这确实是她能做出的事，那天晚上她也是毫不畏惧地钻进他开的“黑车”里，还特别放心地睡着了。

第二天的天气很糟糕，风从傍晚开始刮，到八点多，电闪雷鸣，下起了大暴雨。

倪简站在窗户边，贴着玻璃看外面黑魆魆的天。

八点五十分了。

她低头划了两下手机，停在短信记录上。昨晚最后一条信息来自“开黑车的”：我大概九点到。

整座城市都能看海了，她想他大概不会出门的。她发了条短信过去：你什么时候方便再来吧，我都在这儿。

谁知，手机还没放到口袋里就振动起来。

——我在保安室了，不让上去，你方便下来吗？

倪简惊讶了一下，收起手机去储物室拿了把伞出门。

小区门口的保安室离四号楼不远，下楼就能看见。

雨势丝毫没有减小。

倪简穿着长裙，脚上一双凉拖，刚走出去脚和小腿全湿了，走到保安室时，裙摆湿了一大片，滴的水都能看见。

保安室的屋檐下站着一个人。他身上套着墨绿色雨衣，但因为个子高，雨衣没罩住全身，倪简看到他大腿以下湿透了，深青色长裤紧贴着腿。

看到倪简来了，陆繁把手上的黑色塑料袋递给她。

那是倪简的画稿，外头套了好几层塑料袋。

倪简看了陆繁一眼，低头检查他为画稿做的防水措施。

倪简穿的长裙是奶白色的，家居样式，宽松简单，一直到小腿。她没化